

疏開

Chapter 1

太平洋戰爭，日本一開始勢如破竹，菲律賓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香港，攏總去予日本佔去！彼个美國仔 Makasah (Douglas MacArthur) 當時欲 (beh) 離開菲律賓的時，伊有咒誓講：「好！我一定欲倒轉來！」

昭和 19 年 (1944) 彼年 9 月，Morotai 彼塊島予美國仔提倒轉去矣。政府得著情報了後，知影這馬若欲來空襲菲律賓，抑臺灣 to 誠簡單矣。隨時通知百姓講：「疏開！疏開！逐家緊走喔！美國仔可能會來空襲！」

松仔彼站仔讀國民學校四年，聽人講「疏開」，嘛無啥物感覺。伊踮佇屏東市竹園町，斜對面 to 是本島規模上大的臺灣製糖會社。伊一下行出來外面，南臺灣的天全款嘛是按呢清氣清氣，干焦田嬰佇甘蔗園的頂面飛來飛去，製糖會社的煙筒敢若薰吹咧，按呢溫溫仔是，一喙一喙咧吐烏煙。佇學校若佻朋友講起戰爭，逐家攏嘛講大東亞上勇的是日本啦，美國仔根本攏嘛走 kah 無看見尾溜去！

伊想講：「今 (taⁿ) 也無按怎矣，欲走啥？」

10 月 16 日彼工，美國仔第一擺來空襲屏東。松仔拄好學校轉來，佇路裡聽著咧鳴 (tân) 水雷的聲一直哮，知影是空襲警報，較緊咧跳落去水溝仔底，當做防空壕覘起來。喔啊…，看見天頂美國仔的飛行機佻咱的咧對削。哇…，最後有飛行機栽落去甘蔗園。伊想講，一定是美國仔跋落去矣，閣大勝利啦！一下空襲煞，伊趕緊欲去看熱鬧，欲揣拄才飛行機栽落去的所在。無疑悟行到半路，有人喝 (hoah) 聲共叫：

「松仔，你…，你的跤腿遐…，一隻一隻？He 啥貨？」

原來是老厝邊水車伯仔。

松仔一下著看家己的跤，才知害。拄才跳落去水溝仔覘，嘛無想講水溝仔內面有蛇抑土虱。伊的跤後曲、跤後肚遐，吸 (kip) kah 一隻一隻像大頭拇遐大，按呢烏金烏金，圓圓圓。真奇怪咧，一點仔 to 攏無啥物感覺，嘛袂疼。毋過予人喝一聲，伊煞緊張起來，趕緊用手欲共掠落來。

「慢且是！這蜈蚣（ngôo-khî），你毋通硬挽喔！若無 honnh，驚會發癢喔！」水車伯仔伸手對松仔的跂後肚，按呢寬寬（khuann-khuann）是，真細膩共搭搭咧，四、五隻圓棍棍，食 kah 按呢飽飽飽的蜈蚣自按輾落來。

「水車伯仔，我頭拄仔有看見飛行機佇天頂相戰。美國仔拍翰咱，跋落去甘蔗園！」

「我本來嘛以為是美國仔跋落去，唉…，我才奉公鬥拍火看著，是咱的去予跋落去！」

「你烏白講！He 哪有可能？零戰（れいせん）是世界上讚上婿的呢！」

水車伯仔無閣講話，親像咧欣賞一齣真心適的戲仝款。伊目睷金金看彼幾尾蜈蚣跋落塗跂，去予日頭曝 kah 按呢 ngiauh-ngiauh 旋，無外久，血水攏吐吐出來，肥肥圓圓的身軀自按慢慢仔勾水（kiu-tsui），干焦睇細細烏烏，一條（liâu）仔困爾爾（niā-niāⁿ）。

松仔看家已跂腿的血流落來，較緊拭拭予清氣，走轉去厝，欲等老父轉來，佢伊開講今仔日發生的代誌。

一直等到暗頭仔，番王才轉來。松仔共伊講拄著空襲，水車伯仔看毋著去的代誌。番王恬恬聽，嘛無講著毋著，伊講最新的新聞，毋是天頂飛行機大戰按呢爾爾，連南進上重要的屏東飛機場，攏去予美國仔拚 kah 溶糊糊，規片攏 mih-mih 兼 mauh-mauh 矣。

「喔啊…，驚死人！吹會遐厲害？經驗一擺 to 知驚矣。美國仔來空襲一擺，無外久可能會閣再來。我看政府叫咱百姓好疏開矣，應該是真的！你無聽人講，無看見棺材 honnh，毋甘流目屎，to 是按呢啦！」

「とうさん，咱愛走佗？」

「上好 honnh，轉去故鄉！遐一爿是山，一爿是溪，較安全啦！」

番王的故鄉佇臺中州豐原郡，大甲溪邊仔一个小庄頭，叫做朴仔口。早當前伊咧學師仔，捌佢結拜換帖的兄弟相招去算命。彼个算命先共算算咧講：「你若欲發展 honnh，離開故鄉愈遠愈好。」抑若欲遠，南臺灣的屏東上遠。伊代先家已一个人來探

路草，後來小弟林玉伶老母阿瑞攏做伙落南，佇竹園町開一坎的餅店。無幾年，伊嘛娶某生因矣。

「咱若疏開去庄跤，to 愛等到戰事煞才會值通轉來。看這號辦勢（pān-sè），嘛毋知愛閣遷（tshiân）外久？朴仔口遐干焦賭王爺廟邊一个老厝邊爾，以外攏無親成（tshin-tsiânn）。若厝邊兜共人借躑，一下借 honnh，共人借幾佻個月，按呢敢好意思？」春蘭是番王的某，人情世事想了較周至。

「我看 honnh，恁去石岡仔大姑恁兜借躑，按呢較袂歹勢！你伶阿母、阿嬤恁鬥陣做伙去啦！」番王的大姊善娘躑石岡仔，離臺中輕鐵的五分仔車頭無外遠。

「啊とうさん，你咧？」

「這站仔糖啦，麵粉啦，攏政府配給的，無啥生理通做。毋過嘛愛有人佇遮顧店，我家己一个人佇遮無要緊啦！」

春蘭嘛有想過轉去新社水井仔躑恁後頭厝。毋過伊總是嫁出來矣，轉去迺迺兩日仔無差，若一陣人大細漢攏做伙去躑遐爾久嘛無好。想想咧，嘛是石岡仔較合。

To 猶未 10 月底咧，厝邊隔壁逐家 to 趕緊準備，行李款款咧走矣。

講是講疏開，敢若親像欲去庄跤迺迺咧。松仔早前除了去培墓，平常時厝內的大人攏咧無閒事業，罕得會恁伊轉去。佇屏東到豐原，足足愛坐七點鐘的火車，愛佇車頂食弁當，坐車坐足久，差不多一工搭搭。想著欲坐火車，閣欲食弁當，松仔特別歡喜。平時暗頓一下食飽，讀冊因仔早早都予人喊（hiàm）去睏矣，這馬逐家攏變暗光烏。

這馬驚去予美國仔空襲，火車攏是半暝才駛車。松仔第一擺看著火車是按呢坐的，喔啊…，按呢挨挨陣陣。火車內面攏 tsinn kah 按呢塞（tsát）thóng-thóng，敢若三文魚罐頭咧。四界人 khèh 人，連便所邊攏臭尿菸味，嘛有人踎遐待咧啄龜！無法度啊！若無，坐袂落去！有的所在予人爆擊過，攏猶未修理，干焦鐵枝路臨時緊急修好勢。毋過火車欲過，to 愛慢慢仔行，慢慢仔 khok，差不多愛加一倍時間。睏過一醒閣一醒，嘛毋知睏幾佻醒才會到位？

Chapter 2

恰松仔恁透暝做伙坐車的，猶閣有伊的二孀阿秋仔。

阿秋仔親像古冊內面畫的彼款尪仔頭，按呢愁鎖雙眉，恰伊的名全款全款。伊是中秋過了，已經有淡薄仔涼冷的秋天出世的。伊一个查某人，家已焦兩個因仔，足顧家的，嘛足賢慧的。

阿秋仔上數念 (siàu-liām) 恁老厝邊狗姆仔，較查埔性格，真豪爽。人若欲共伊借一下豆油、借一下九層塔來炒田螺咧，伊攏嘛講：

「佇遐啦！家已提！」

毋過有一回，一个少年家仔對恁兜行過，看著門口埕有雞仔佇遐，手共抱咧 to 想欲走。狗姆仔拄好欲出來拎衫 (nê-sann)，一看著有人偷掠雞，毋是共罵爾 (niâ)，大聲 tō 共詈 (lé)：

「喔啊…，死賊仔脯你啊，目睷皮攏無漿滷 (ám) 呢，你啊…！你共天公借膽，也敢來共恁祖媽偷掠雞，hannh？你這七月半鴨仔，攏毋知死活呢？黃腫讞 (hàm)！讞飽 (hàm-pû) 死因仔你啊…，食 kah 按呢大人大種 (tuā-lâng-tuā-tsing) 矣，猶干焦會曉掩掩揜揜 (ng-ng iap-iap)，欲食毋討趁？Hânn？實在有夠袂見笑，有影卸世卸眾 (sià-si-sià-tsiàng) 喔！你按呢是欲按怎樣恰人倚起豎起啦？Hânn？你按呢攏無人教示呢，你啊！猶毋知影天倂懸、地倂厚啦！你喔，欠人共你教示啦，崁 (khàm) 畚箕仔你啊！…」

干焦予狗姆仔一下開喙爾，不得了矣，一罵，罵半點外鐘。

彼个賊仔本來想欲辯講：「無小心拏著的啦！」

抑是想講到時共求情：「你同情咧啦！阮厝內一个猶老母老老老…，十…，十…，十…，十八歲啦！」

結果現現去予狗姆仔的機關銃一下掃過爾，煞攏袂記得欲講啥，規个人攏愣 (gāng) 去。

狗姆仔是大嚨喉孔 (nâ-âu-khang)，一下嚷落去爾 (niâ)，厝邊頭尾的人攏倚來。

彼个賊仔知影走袂去矣，雙趂 khok 一聲，跪落去，隨時大聲哀：「毋敢矣啦！毋敢矣啦！」抑若無，這聲予狗姆仔共詈落去到地，若無點外鐘過，耳仔絕對無法度清靜。

阿秋仔做因仔彼陣，若對狗姆仔恁厝過，攏會共文文仔笑一下，內心一直想欲共呵佬。毋過恁厝的序大人共講：「咱因仔人 honnh，千萬毋通學彼款鱸鰻婆的氣口 (khui-kháu)！學彼款赤查某遐歹喙，毋好！」自細漢起，阿秋仔攏毋捌罵人。人若講話，伊攏恬恬聽，親像斟酌咧欣賞南管按呢，聽人佇恬靜的暗暝歎洞簫。伊四常講的話共祛祛起來，攏總 to 無幾句，更加毋捌聽著伊講人的歹話。

毋過伊嫁的翁婿林玉，恰伊 to 完全無仝矣。林玉是真好喙水 (hó-tshui-suí)，真勢共人 sai-nai 的人。

「I 仔，抑你掛 kah 這銀手環，按呢無夠貴氣啦！我另日 honnh，若趁有錢，才拍一對純金的，比這加倍大的予你掛！」

林玉攏叫老母「i 仔」啦！阿瑞一聽著按呢爾，笑 kah 目尾攏垂垂垂，袂輸初三暗頭仔的月眉咧，喔啊…，歡喜 kah，講：「好！好！按呢好！」

林玉若咧欠錢 honnh，to 共老母 sai-nai：「i 仔，我提一个啥咧！」

「好啊！提去！提去！毋好予恁阿兄、恁阿嫂看著 to 好！」

阿瑞真寵幸這個囡，足愛伊按呢有孝，無像伊大漢囡番王，干焦會曉覘佇厝內直直做，敢若戇牛咧！這番王有夠戇直，雖然工課 (khang-khuè) 攏伊咧做，厝內的錢銀攏交予老母發落。阿瑞便若有私奇 (sai-khia)，林玉共 sai-nai 一下，攏偷偷揜揜去予伊，袂輸是伊私人的金庫。

林玉的穿插上勢綴時行，攏嘛按呢穿 kah 按呢ぱりぱり (Paris！Paris！)。彼陣世界的服裝潮流攏綴フランス (France) 流行，共巴黎當做上新上婿的模範。伊敢若烏狗兄咧，毋但 (m̄-nā) 穿褲激拖塗，連頭毛攏破彼號三七仔分的，留 hái-kat-lah 閣兼抹油，抹 kah 按呢金鑲鑲。林玉按呢家已照鏡，呵呵…，一表人才，有夠飄撇！有夠緣投！

彼陣阿秋仔生大漢後生矣，第二的猶佇腹肚內。

暗頭仔食飽，林玉錢提咧，越對新番仔埔去。遐新開一間菜店東美園，彼日林玉佻朋友約佇遐欲參詳代誌。女中一下看著林玉，干焦看穿插就知影大船入港矣，隨時走來共案內。隔壁桌一个十七、八歲的查某因仔，佇遐啼啼哭哭。林玉目頭一下結，問女中是啥代？

「頭家，He 新來的啦！較毋捌代誌，你 to 原諒啦 heh！」

「阮是來遮 lau-lau 咧爾，哪有這號代誌啦？」林玉毋信（siàn），刁工行過彼另佻查某因仔講話。彼个新來的是火燒庄的人，厝內真散赤，老父愛跋筴，欠錢咧走路，才會共伊賣來遮。

「實在也真可憐！姑娘，請問芳名？」林玉看彼个查某因仔生做也真清秀，講話共安慰。

「人阮叫阿玉仔啦！」

「阿玉仔？呵呵…，你玉，我嘛玉，毋過阮厝的人攏叫我だま呢！」

「實在真有缘喔，咱两个的名攏玉呢！」彼个查某因仔雄雄笑出來，目墘猶澹澹，親像春天時，拄落過屑（sap）屑仔雨的花蕊。

「抑 to 序大人號的。我明治 40 年出世的，彼陣的臺灣總督是兒玉（こだま）啦。」

「喔？原來恁序大人是向望你，以後像總督按呢遐將才（tsiòng-tsâi）！撒さん，你若無棄嫌 honnh，以後叫我阿玉仔，我 to 叫你だまちゃん！人因仔朋友 honnh，攏嘛人名後壁加一个ちゃん，按呢較親切啦！」伊有讀過幾年的公學校，會講兩句仔日語。

阿玉仔生做腰束（sok）奶嘍（phok），閣好笑神。伊那講那笑，喙咧笑，目矚咧笑，目眉尾嘛咧笑，按呢彎彎彎，予查埔人的心肝做一下總 ngiau 起來，三魂七魄攏予勾勾去。

「呵呵…，看你的體態金枝玉葉，講話好聽閣袂跳針。無像阮厝彼个柴耙，也袂曉講兩句仔好聽的，干焦會曉叫我玉仔爾！」

恁兩個講話，講了真投機。兩個攏總玉，一个是好食款的糖蔥，一个是真黏的麥芽膏，一下抵著耳，哇…，袂直矣，一下結（kat）做伙攏黏牢牢（tiâu），仙剝 to 剝袂角（lut）。

林玉自按呢差不多逐日攏去東美園，像作穡人咧巡田水咧。

阿秋仔有聽著一寡奇怪的風聲，講恁翁佇外面有查某，伊無相信。伊算來嘛生做婿婿啊，心地閣良善，毋捌偏人、嘛毋捌害人。翁某結髮了後，查埔人敢毋是攏出外，為母為因，為家庭佇咧拍拚？哪有可能干焦伊的翁婿遐無天良？伊毋相信啦！伊一定欲揣（tshuē）伊共問看覓咧！

阿秋仔揸一个腹肚，恁伊的大漢後生去遐揣人。

林玉恰阿玉仔佇東美園有講有笑，目睷一略（liòh）咧，to 知影代誌到位矣。

阿秋仔看伊的翁婿攏一个查某因仔，講 kah 按呢糖甘蜜甜，喙笑目笑，伊誠受氣，嘛誠傷心，強強欲起性地矣。阿秋仔足想欲學狗姆仔彼款氣口，干焦予伊一下開喙罵人爾，彼个賊仔 to 家已跪落去喝毋敢。毋過彼款罵人的話，伊連一句 to 攏想無，攏袂記得矣。今是按恁罵啊 he…？

林玉知影講這馬若起衝突，萬一有身的婦人人（hū-jîn-lâng）若落胎，抑是流血…，攏無好，阿玉仔閣佇身邊咧。這聲若起衝突，毋是伊去拍查某人，to 是去予人拍，攏歹看啦！

林玉開喙共講：「阿秋仔，我一个心肝寶貝，你聽我講啦！我來遮恰朋友講代誌啦，he 查某因仔只是做戲爾爾！以後我袂閣來矣啦！我共你咒誓啦！我講按呢 to 是按呢，袂騙你啦！」

「有影是毋？」阿秋仔是軟心的人，一下予翁婿姑情求原諒，哭 kah 四滴垂。

「玉仔，我的喙有較頑慢…，較袂曉講話…，你嘛無應該按呢！」

「袂啦！無彼號代誌啦！」

自按呢兩翁仔某佢因仔攏總相恁轉來。自彼日開始，林玉有影攏無閣去東美園矣。阿秋仔心內暗暗歡喜，想講：「佳哉，代誌按呢準煞！」

無佸久，林玉共大兄番王參詳，講欲分家。

「這馬兄弟仔逐家攏娶某生团矣，樹大愛分 ue 啦！」

「分？厝內到底有錢無錢，你問老母啦！我上無愛 huānn 錢，才免予人講話！抑若無，有趁錢，人會講我毋知歪哥佸濟。無趁錢，嘛講我歪哥歪倒去。老母猶佇咧，予老母 huānn 啦！毋信，你去問老母！」

「著啦！兄弟仔逐家攏大漢矣，早慢嘛是愛分啦。」老母阿瑞按呢講。

「人見若欲來提一下麵粉錢，欲提一下糖錢咧，哇…，無錢呢！欲怎樣咧？抑你欲分家欲創啥？」

「I 仔，我欲來臺東開支店，若趁較有 honnh，我才拍一對四兩重，純金的金手環予你掛啦！按呢 i 仔看起來 honnh，外四配 (sù-phuè) 咧！」

「好啦！伊 kah 自信滿滿，咱毋愛去共多疑 he 啦！」

既然老母按呢講矣，番王吩咐他倩的薪勞水才仔：「你明仔載 honnh，免做工課，咱來共鬥點內底，看攏總幾跤桶仔？幾跤椅條 (liâu)？外濟家私頭仔？啥貨攏總算算咧！抑咱的債務，小切手開予人的，看外濟猶未納？」

水才仔誠勢算賬，算算咧：「猶欠人二十幾箍啦！」

「喔啊…，欠二十幾箍，今欲按怎？」

「He 我毋知喔！我來臺東若趁有，我才濟少共你分；若無 honnh，he 我無法度喔！」

「好啦！欲去，予你去啦！」番王姑不將，to 予林玉去臺東。

「欲去臺東花蓮港，欲予愛人仔喂…，揣無人！」林玉自按呢沿那唱山歌，沿那包袱仔款款咧，欲出發去矣。

欲離開厝的時，伊共阿秋仔講：「我這馬初初過臺東，毋但 (m̄-nā) 路途生疏，事業嘛才拄拄欲開始爾爾，生理攏做猶未在此。你若綴我做伙去後山拍拚 honnh，一定會食真濟苦，按呢我會毋甘啦！無規氣按呢啦，你恰兩個囡仔攏留躡屏東，按呢我家已一個人過臺東 honnh，較免煩惱啦！聽候事業若較順序 (sūn-sī)，生活一切種種若較穩定彼站仔，才隨時共恁接來！」

「愛等偌久咧？」

「免偌久啦！上緊 honnh，我看半冬愛啦！」

彼站仔若對平洋去後山，毋是盤山過嶺呢；代先愛坐火車去高雄港過暝，隔轉工才等坐船過臺東。以前若犯著官符欲走路的，攏會想欲去臺東。人一去，可能罕得倒轉來矣，親像予風吹去全款。

經過一冬外矣，阿秋仔毋囡全款猶躡佇番王德遮。

番王共阿秋仔講：「我毋是驚你食啦！你是翁有婿的人，袂使一直躡我遮！若無 honnh，會予人嫌疑講，哎哟…，你恰大伯毋知有按怎樣無？呔會有翁有婿矣，猶定定躡人遐？」

「阮翁過臺東遮久矣，嘛足久足久才有寫一張批轉來。」

「林玉這馬敢毋是家已做頭家？按呢你嘛頭家娘矣！」

「啊？是 honnh？按呢我去遐，敢毋是足 tshiann 颺 (iānn)，足予人欣羨？」阿秋仔一下予大伯提醒，心肝內煞顛倒真期待，兩個囡仔恁咧，to 過臺東揣翁！

一下過臺東，才知影德翁已經變別人的矣。無看，無傷心；一下看落去到地，去了了矣。阿秋仔這馬才親目睷看著，東美園彼个阿玉仔有頭家娘的款，按呢大範大範坐

佇店內。伊有身七、八個月，一个腹肚大大大，可能無外久連鞭欲生矣。彼个穿插永遠攏遐瀟灑的林玉，親像 sai-nai 的貓仔困按呢黏佇阿玉仔的身邊。予阿秋仔上擋袂牢（tòng-bē-tiâu）的是，林玉彼款查埔人的眼神。彼款掠有身查某人身軀頂按呢，那金相（siòng），那微微仔笑的溫柔體貼，哎哟…，予阿秋仔一个心肝親像針佇咧搵、刀佇咧割全款。

「抑你哪會來？」林玉對阿秋仔講話的口氣，像十二月天食霜仔遐爾冷。

原來林玉討欲分家，討欲過臺東，早 to 攏計畫好矣。伊早 to 按算佢彼个阿玉仔雙宿雙飛，兩塊玉攏走去覘踎遐。臺東，正正是恁兩人永遠的世外桃源啦！

到遮，阿秋仔完全感心（tsheh-sim）矣，翻頭車閣坐咧，隨倒轉來。

全款嘛是家己一个人恁两个因仔，全款嘛是佇車頭等車，全款嘛是坐足久足久的車，全款嘛是翁婿佇千里遠。毋過這擺是欲覘空襲，阿秋仔面憂面結，透暝綴人去疏開。

伊目睷看對窗外，月娘已經斜西暗淡的暗暝，人家厝嘛無啥咧點燈仔火，市街規片烏烏暗暗，真稀微。

「人別人攏嘛按呢清彩蠟罩拎咧，一家人鬥陣拍拚。就算講生活佹艱苦，無眠床暝塗跤兜，就算講擔蔥賣菜，kah 趁嘛趁無幾仙（sián）錢，就算講是穰穰仔翁，按呢嘛佹仔爾幸福咧！唉…，我哪會遐爾柺鬼（iau-kuí），去貪著彼款緣投仔翁啦？」

佇這個拋荒的世間，敢若最後只賭伊家己一个人爾，攏是按呢透暝趕路，攏是按呢等車坐車，攏是按呢搬搬搖搖。火車一直駛一直去，一直駛一直去，嘛毋知影最後的歸屬佇佢位？

啊，予人放捨的小市街，呔會遐無情啦？

Chapter 3

美國仔空襲彼站，逐家攏疏開去庄跤。松仔憇佇豐原落車頭，往八仙山的方向換五分仔車，坐入去到石岡仔。

松仔改讀遐的國民學校，同學攏總客人，干焦伊一个人袂曉講客。佇學校逐家攏講國語，嘛攏聽有。毋過伊真肯學，真緊 to 會講客。

老母春蘭是水井仔人，會曉講三、四種客話。春蘭疏開去石岡仔，嘛有伊私人的向望，離憇後頭厝較近。對石岡仔到水井仔，愛先坐五分仔車到土牛，才行到水井仔。毋過空襲彼站仔車幫少，規氣用行路的，先經過社寮角、土牛，盤過山彼并就會到位。見若松仔歇睏無讀冊的時，伊攏囡仔恁咧，轉去水井仔揣老母佻兄哥。

松仔的囡仔跤無遐勢行，才行過九房厝，到社寮角爾，to 一直喝忝（thiám）。

「擇鋸仔鋸跤骨，予你猜一个地號名？」

春蘭一下講欲做謎猜爾，予松仔興趣攏夯起來。伊沿路行，沿路想，煞袂記得跤骨酸，綴老母按呢懣懣仔一直行一直行。毋過最後伊也是想無咧，只好問講 he 欲臆啥？

「He 咱拄才行過的所在啦！擇鋸仔鋸跤骨，to 用削（siah）的，用條（liâu）的！」

遮去，離八仙山林場無佻遠，定定有看見雙人 giú 彼款大條鋸（tuā-liâu-kì）。可能欲消遣家己，附近的人才會想出這款奇怪的謎猜。

「緊行！緊行啦！若無，日頭都欲落山矣呢！」松仔只好繼續行，行 kah 行袂去，嘛是予老母佻（āinn）。按呢對石岡仔行到水井仔，行三點外鐘。

春蘭的兄哥躡佇水井仔的大崁邊，松仔對大舅憇厝後看去，足深足深，攏看無崁底，干焦青瓏瓏的竹仔林，風若吹來，竹仔葉沙沙叫，予人感覺特別清涼。伊好奇這地勢為啥物會按呢，央大舅講予伊聽。

大舅水薰吹咬咧，才講古早古早的水井仔遮並無彼个崁，干焦一條水溝仔。溝仔邊有一塊烏金烏金的石頭，庄頭的人定定對遐過，嘛無感覺有啥奇怪。後來有紅毛番對遮

來，看見彼塊烏金石隨知影 he 毋是石頭，是世上罕有的奇珍異寶，半暝仔 to 共偷捉走。水井仔彼條水溝仔自按慢慢裂開，愈裂愈大縫，最後變成非常深奧（tshim-ò）的坎。庄頭的人才知是寶貝去予外人偷捉去，毋過傷慢囉。

有一便，他母仔囡企款去水井仔迺迺，雄雄聽著鳴水雷，逐家攏走去坎底覘。松仔遠遠看著美國仔的飛行機，攏按呢先歇低，炸彈拚落去，才閤飛懸起來！喔啊…，攏看現現！美國仔飛行機若來，遮有山咧，嘛毋敢飛傷低！抑若飛懸，嘛拚袂準啦！彼站仔石岡仔、東勢、水井仔遮，攏總無予美國仔拚著。但是臺中市內這片面的市街，攏去予美國仔爆擊！

第一擺佇石岡仔過年，松仔感覺真心適。雖然覘空襲，攏政府配給，無通大魚大肉啦，總是有較腥臊一屑仔，嘛是有過年的感覺。大姑他厝邊咧賣囡仔迺迺物的，是日本婆仔開的「おもちや屋」，伊嘛攏三不五時走去遐巡（ûn）。歇暝若宿題（siok-tê）做煞，透早 to 去他亭仔趺遐耍啦！彼陣流行一款輾（liàn）桶箍，桶箍是鐵線做的，囡仔創一支鐵線勾勾，鬥一支竹仔，按呢直直 tu，拄好合彼號勢。He 毋是一下手隨學隨會，愛熟練才學會呢！

上趣味的是佇石岡仔遐，松仔第一擺聽人講欲搬布袋戲。以早佇屏東伊毋捌看過，轉來問老母講：「啥貨號做布袋戲啊？敢是人 nng 佇咧布袋仔內面做戲？」

春蘭聽了愛笑講：「毋是啦！你看著，你 to 知啦！」

石岡仔的廟彼日拄好倩布袋戲班來搬。搬戲的牛車一下駛來，佇牛車面頂搭一个棚。舞臺是一个按呢四角角的柴棚仔，師傅覘佇後臺請尪仔。若相剗，牛車板 to tsàm kah 按呢乒乓叫。

「布袋戲就是 he 細仙尪仔，按呢會振動 he 啦！」

「吹會振動 hannh？」松仔問 kah 一支柄。

「He 人的指頭仔咧做戲啦！To 指指（kí-tsáinn）恰大頭拇按呢挾咧做領頸仔，尪仔會表演柔道，嘛會相剗呢！」

附近遮的囡仔逐家攏來看戲。第二暗講欲去九房厝做，喔啊…，遮的囡仔嘛攏 jio 去遐看！

過年才過了無幾工，阿秋仔共大姑的後生講：「阿城仔，你共我寄一張批轉去予阮老母啦！」

阿秋仔慫老母，躡佇遮屏東上皇宅仔遐。上皇宅仔姓曾的是大姓，他的親族仔捌佇遐起一間「宗聖公祠」。捌去過孔子廟的人，才會知影孔子的學生曾參予人封做「宗聖」。在地的人攏無按呢講，干焦講是「曾祖厝」。

「欲創啥貨，hannh？」

「哼…，共我寄兩箍銀！」阿秋仔按囊袋仔拎拎（gîm）咧。

「這兩箍銀 honnh，共寄轉去予阮老母！啊…，叫伊身體 to 保重！」

「好啦！好啦！」阿城仔想講伊頭殼無啥清楚，清彩共應應咧！

全款的話，阿秋仔共金城仔交代一遍，閣再共春蘭交代一遍。話講了矣，閣再講，按呢一直重複啦。

「放心啦！我會幫你寄！」春蘭同情伊這個東西仔的遭遇，想講過幾日仔才幫伊寄。

彼擺去後山轉來了後，阿秋仔自按呢共伊兩個囡寄慫後頭厝，家已走去旗尾替日本人煮飯。伊全一般的臺灣女性全款，雖然毋捌漢字按怎寫，毋過頭殼真好，短短的時間，to 會曉講日本話矣。伊感覺欲學一款語言無啥物困難，只要共家已當作是囡仔咧學話，按呢真緊就會曉。學會曉別人的話，敢 to 攏遐偉大？咱敢袂當大聲講出咱家己的話呢？

有一日學校歇暈，伊恁伊兩個囡去公園逗逗。

「唉…，我為啥物遐歹命？」

阿秋仔彼站仔干焦煩惱啦！煩惱翁婿毋聽伊的話，欲按怎？煩惱伊的囡以後嘛毋知欲按怎？伊是一個溫純的人，毋捌罵人，嘛毋捌對人講話大細聲，所有一切的痛苦攏吞

落腹肚內。想著彼个無情的翁婿，伊足想欲罵人。想著彼兩個無辜的囡兒，伊嘛足想欲共滿腹的委屈講出來。

「是欲共啥人講咧？有啥物人會同情我？啥物人會瞭解我？」

阿秋仔懣神懣神（gōng-sîn），想欲共鬱卒大聲共喝出來。伊煞家已佇冊店買一支日丸旗，走去街仔路一直喝：

「萬歲（ばんざい）！萬歲！萬歲！萬歲！」

路邊其他的人攏目矚展大蕊共看，這陣 to 並無啥值得慶祝的大勝利，無佞久可能嘛會去予美國仔空襲。這查某人佇遮按呢烏白喝，咧喝啥？

阿秋仔根本無管啥物局勢，嘛毋知影啥物戰爭，伊只是一直想欲大聲喝、大聲哀，按呢直直喝、直直咻。

「為啥物攏無人知影我的委屈？為啥物攏無人會同情一个查某人，翁婿去予拍毋見的悲哀？」

伊煞按呢沿路喝『萬歲』，沿路流目屎。

按呢喝喝咧，伊感覺人足爽的，足輕鬆的，煞閣哈哈大笑。

逐家看著伊佇街仔路喝『萬歲』，連鞭哭，閣連鞭笑。

「哎啲…，這個婦人人毋起痛矣？」

隔轉日，共倩彼个日本頭家娘看著阿秋仔，按呢沿路笑，沿路哭，對他門絞口直直行倚來。自按呢驚著，大門關咧，毋敢予伊入來。

春蘭知影伊的苦情，可能是感情受著打擊，自按精神失常。逐家緊參詳，講欲去請東港王爺啦！

永擺仔政府禁止老百姓去問神關童乩，講 he 迷信啦！松仔第一擺看著童乩按呢頭殼一直幌（hàinn），規身軀一直 thiô。

「喔啊…，he 啥貨？呔會按呢 phih-phih 掣？」

「童乩啦！因仔人恬恬，毋好烏白講！」

童乩講的話無人聽有，干焦倚佇桌頭的法師聽有，最後出兩張靈符予他。

「按呢畫畫咧爾，敢有效？」松仔有讀幾年仔日本冊，人較鐵齒。

彼个法師知影若無講予明，可能無人會相信。伊才講有一種符法仔，號做「做竅（khiò）」啦！古早若予平埔仔招，他擺驚會去予無情的人僥心去，擺假意請团婿食桌，出出大魚大肉予伊食。若予他招了後，另日這個团婿若想厝想欲轉。伊驚你一去 to 無回頭矣，共你約束講，限外久的時間一定愛轉來。這馬約束的時間若到，你若猶毋轉去，伊 to 開始作法。以前予你食落去彼尾魚仔會蹠腹肚內作怪，喔啊…，共你滾礮拔滾，予你人擋未牢。彼陣若猶毋緊轉去，性命一聲 to 烏有去矣。好佳哉，這個团婿當初予人請食魚，是對魚尾代先食，最後才食頭。一下去予人做竅爾，腹肚咧滾絞疼矣，趕緊咧，用面桶仔承（sîn）一寡水，喙一擘開，彼尾魚照順序吐出來，跳落去面桶仔底洵。一下斟酌共看，實在 he 毋是啥物魚啦！原來伊當初時食落去的，是紙剪的，符法變的啦！

阿秋仔聽著按呢爾，規个人做一下有精神起來。伊嘛足希望講當初結婚的時，有共他翁「做竅」，若按呢今仔日伊嘛袂遮痛苦。伊聽聽咧擺真配合，將符仔化佇茶水內，食食咧，病體敢若有較好一屑仔。

春蘭看著阿秋仔彼陣按呢有時哭有時笑，逐家歹勢講伊起痛，to 轉一个彎，覓一个角講伊：「人小可のうしんのうしん」。彼陣流行一款食頭殼疼的止痛藥，號做「腦新」（のうしん）。毋過阿秋仔的病症嘛毋是頭殼疼，是彼个無情的翁婿予伊心疼。

另日若免疏開的時，林玉敢會緊轉來，予他一家會當團圓？

「唉！」春蘭只有嘆一聲。

Chapter 4

過年才過無幾工，石岡仔 to 發生代誌矣。

彼陣幾佻口灶的人，暗時逐家攏暍通鋪。內面大細漢，幾佻十雙鞋仔攏總排鬥陣。

彼暗逐家攏咧暍的時，阿秋仔無點電火，家己行落眠床跤。

彼站仔非常時期，驚去予美國仔發現空襲目標，暗時有燈火管制。若真正有需要點電火，攏用特製的電火球仔，規粒按呢青烏青烏，干焦中央留一孔仔囡透明的玻璃會當照明，才袂予人發現講按呢光映映（kng-iànn-iànn）。抑若庄跤人攏誠習慣無點電火，就算講無月娘的暗暍，干焦借淡薄仔天星的光 to 摸有位矣。

春蘭想講阿秋仔可能摸去便所，連鞭倒轉來。無差啦，繼續暍。

天光了後，逐家才發現阿秋仔無佇眠床頂。

一下欲落眠床跤，春蘭煞揣無家己彼雙鞋，只睹一跤鞋爾。哪會按呢？厝內底逐家鬥揣看覓咧，才發現眠床跤幾佻十雙鞋仔，猶睹一跤阿秋仔的鞋。

「奇怪！鞋仔哪有彼號無穿鬥雙的，干焦睹一跤？抑若按呢，昨暍阿秋仔欲去便所，毋 to 穿一跤我的鞋仔？抑伊人咧？」

松仔走去便所揣，嘛無看見咧。

「無，敢會透早去散步？嘛應該愛轉來食糜矣，哪會按呢？」

春蘭心袂安，趕緊安搭遮的囡仔清彩食食咧，才吩咐伊的後生佻阿秋仔兩個囡四界揣。毋過真奇怪，厝前厝後，四界攏揣無人。

「松仔你較緊咧，走去派出所報官廳！」

松仔去報了，逐家猶四界揣，嘛走去大甲溪的埠岸邊揣。奇怪咧，仙揣 to 揣無。一直到欲中晝的時，派出所的巡查補來矣，講金星面遐有一个飼牛囡仔，早起對彼條溝仔邊行過，雄雄有看著一个查某人的屍體覆佇遐。

「恁敢毋是有人失蹤去？緊來認看覓咧！」

春蘭趕到現場。屍體予人罣起來矣，面形看起來怪怪，小可 **hàng-hàng** 腫腫，認袂出來。毋過彼兩跤無仝花草的鞋仔，春蘭當然會認得，**he** 一跤就是伊家己的，另外一跤是伊這個東西仔的。

「啊？一定是阿秋仔無毋著！」

逐家四界攏揣無人，無疑悟阿秋仔三更半暝家己一个人走來遮。彼條溝仔是對大甲溪透豐原街仔，水誠清，溝仔水才淹到大腿邊仔爾，**to** 無一个大人的深咧。

「欲淹死佇遮 **honnh**，一定愛刁工家己駐水 (**tū-tsuí**)，才會駐駐死。」

「若毋是欲死的念頭遮強，欲哪會淹死啦？」

石岡仔是真平靜的小庄頭，小可一个代誌爾，逐家攏走來遮會啦！

想著昨下昏恁猶做伙食飯講話爾，春蘭放聲大哭：「阿秋仔喔…，你按呢做你去喔…，放兩個囝欲按怎喔…？放阮一人欲按怎喔…？哀哉啊！」

毋過代誌 **kah** 抵著矣，嘛無法度。趕緊咧，通知伊兩個後生見老母最後一面，大漢的十一歲，細漢的嘛才九歲爾。另外，緊拍電報予林玉知影，彼站仔咧覘空襲，嘛無可能趕來。喪事無法度共辦 **kah** 外氣派，臨時倩一个土公仔來共鬥相共 (**tàu-sann-kāng**)，清彩四塊薄板仔釘釘咧，準棺材共埋埋咧。

代誌經過七工，彼暗春蘭真歹睏神，仙睏 **to** 睏袂落眠，佇眠床頂車跋反 (**tshia-puáh-píng**)。松仔睏恰真落眠，阿秋仔彼兩個囝日時目屎流流咧，暗時總嘛是會忝，睏去矣。春蘭頭殼敢若有插電咧，自動按呢烏白想，伊總會想著彼个苦命的東西仔：

「婿人無婿命啦！哪會知影講伊半暝仔家己去淹死佇遐啦？唉…，留這兩個囝欲按怎？」

後來伊眠眠睏去矣，感覺有人對被頂按呢輕輕仔搭一下。

「敢會松仔共我摸…？因仔欲放尿的款？」

伊目睷一下擘金，看著阿秋仔佇眠床邊。

春蘭一下著驚，趕緊共棉襪被掩（om）起來，驚 kah 毋敢共被掀開。

有鬼啦！

「阿…，阿…，秋仔，你…，你…，你…，我…，我…，佢你 to 無冤無仇！你…，你…，to 毋通嚇驚我 heh！」

春蘭規暝攏毋敢睷，日時精神真稔。見若目一下瞓，攏會看見阿秋仔的形影，按呢明明明。伊嘛毋敢共人講，驚予因仔驚著。

翻轉日，全款嘛是睷到暗暝仔，全款嘛感覺有人佇被頂按呢摸來摸去。

差不多逐暗，攏感覺有鬼。

毋過一下久，伊煞顛倒開始同情這個苦命的人。阿秋仔毋是來揣伊的，是專工來看他困啦！人死去矣，猶咧煩惱兩個後生，佢以前在生的時全款，按呢睷到半暝仔攏會替因仔蓋被（kah-phē），攏會驚因仔睷去，無蓋被去予寒著。做人的老母上放袂落手，行袂開跤的，就是伊家己的困。就算講做神矣，嘛猶原咧煩惱伊的困，欲看他暗時咧睷有蓋被無？春蘭想到遮，想著伊這個東西仔的苦情，想著林玉遮爾無情，煞完全毋知有哈通好驚的。春蘭佇心肝內按呢共講：

「阿秋仔你欲離開的時，刁工穿一跤我的鞋。我知影，你一定是欲叫我去認你轉來！你…，你免煩惱！我會好好照顧你的後生啦！」

自彼日起，阿秋仔毋捌閣來。

有時春蘭若睷袂去的時，攏會想著女性的苦，臺灣人敢攏愛遐認命咧？伊顛倒向望阿秋仔若有靈有聖（siànn），會共伊講愛按怎做？彼个僥心的人，看欲按怎來共對付？太無情咧！害阿秋仔予欺負了 kah 有夠忝，有夠齊勻（tsiâu-ûn），伊嘛足想欲共咒讖：「遐無良心，一定無好尾的啦！」

半年後大戰結束，逐家毋免閣覘空襲矣，隨人準備欲轉去。欲離開彼工，春蘭俗遐的囡仔佇石岡仔車頭等坐車，一寡親情朋友佇月台相送。伊閣再一擺看著阿秋仔覘佇眾人後面笑笑共他攞手，敢若咧講：「さようなら！」

後來，伊毋捌閣看見阿秋仔。



作者感言

陳龍廷

有看見臺灣，毋過敢有看見臺灣人？敢有聽見臺灣人的聲音？

我有熟似一寡金門的朋友，伊定定用非常古錐的金門話來佻阮交談，毋過有人反應講伊講的話聽無，伊辯解講：「阮講閩南語啊，恁講的是臺語啊！」按呢講，嘛是無毋著！

「疏開」是日文漢字，嘛是臺灣人直接用臺語發音的臺灣話。這個詞彙雖然字典無收，歷史教科書毋捌教，毋過卻是濟濟的臺灣人用他的血汗、用他的目屎、用他的性命做伙度過的共同經驗。他毋是干焦查埔的、查某的，嘛毋是干焦老歲仔，抑是囡仔，遮的臺灣人敢攞無家己個人的故事？我只是想欲共他的性命經驗，用他生活的話共寫落來。

以前戒嚴時代，阮佇學校所讀的教科書完全脫離現實，地理課本予人消遣是「歷史」；歷史課本予人供體講是「小說」。現在我共臺灣人伊家己的故事寫落來，借用一个英文的詞彙來說明，history（歷史），嘛只不過是伊的（his）佻故事（story）两个字根連做伙而已。

若按呢，我敢毋是用小說咧寫「歷史」？